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三绺长髯，两袖清风，一双慧眼
长剑煮酒，刺破真相咽喉

一位西方汉学家写出了中国唐朝的繁盛与幽深，
狄仁杰因他而成为蜚声海内外的『中国福尔摩斯』
他的夫人评价说，『他不是外国人！他实在是个
中国人。』

大唐狄公案

湖滨案

「荷兰」高罗佩

著

王正一 译

非外借

大唐狄公案

湖滨案

「荷兰」高罗佩 著

王正一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狄公案. 湖滨案 / (荷) 高罗佩著; 王正一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594-0789-4

I. ①大… II. ①高…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荷兰—现代 IV. ①I56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55820 号

书 名	大唐狄公案. 湖滨案
著 者	(荷) 高罗佩
译 者	王正一
责 任 编 辑	黄孝阳 邹晓燕
出 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新华泰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字 数	10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594-0789-4
定 价	26.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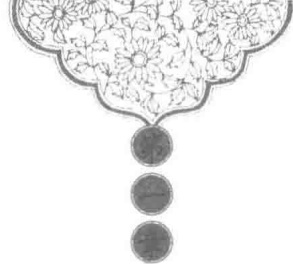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前 情

次日清早，才拜完堂的新娘竟在床上被人发现了尸体，奇怪的是，房门和窗户均是反锁着的，而新郎却一直没有现身。

可更令人震惊的是，棺木内，新娘的尸首竟被换成了一具头颅已经破裂、面目全非的男尸！究竟是怎样的湖滨传说、妖魔作祟？向来不信鬼神之说的狄公也不由得打了个寒颤。



金乌西沉，玉兔东升。汉源县的衙署里依旧热得如同蒸笼一样。县令狄公与那洪参军一起站在前厅的台阶上，挥汗如雨。这衙署建在半山腰上，背靠翠屏峰，面临云阳泽，照例应该十分凉爽。无奈的是今年入夏后，气候却异常得很，连日酷暑逼人。南门外的云阳泽夜夜有奇怪的白烟升腾，如同汤池一般。今儿午后下了一场瓢泼大雨，黄昏时分雨势稍歇，热浪依旧，可云阳泽却依旧波平如镜，水碧山青，别有乾坤。

狄公摇了摇折扇道：“洪亮，韩员外正挑着了日子，准备今夜在湖中央大摆宴席，想必天气凉爽。那船艇上定有管弦歌舞，想来也会别有一番情趣。连月来也难得遇上这一阵好雨，如同沧海盆倾一样。你远看那湖面上，微风乍起、碧浪如波，真的是令人好不心醉哩。”

洪参军微微犹豫，说道：“老爷您难道忘了有关那湖中的种



种可怖传闻？就连城中小儿们都会唱：‘南门湖，南门湖，只见人落水，不见尸悬浮。’”

歌里唱到的南门湖其实叫做云阳泽，只因远在南门外，被百姓俗称南门湖。传说它深不见底，更有传言说只见过有人淹死在湖中，却从未见过有尸首浮上来。

狄公微微点了点头，沉默良久。

“洪亮，你说这两个月，怎么就没有一桩要案送到衙门来要我们评断呢？难道这汉源也同那南门湖一样，风平浪静了吗？”

“这有什么奇怪，肯定是百姓的生活平静如水，大家都遵纪守法，自然没有案子要我们评断。但是这南门湖，可能称不上是风平浪静吧。”洪参军道。

狄公道：“我正想在今夜这宴席上和汉源的官宦首领们见见面，只有这官民之间了无壅隔，百姓方能安居乐业。”

二人话音未了，乔泰、马荣便前来禀报，轿马已备妥，请狄老爷启行。

狄公身穿绘绣云龙出海的湖蓝官袍，腰间系了玉带，头戴乌帽，脚着皂靴，穿着十分讲究。车马一路行进到衙署前厅，卤簿仪仗已在两旁恭候多时。乔泰、马荣各骑一匹骏马，列于队首。清风徐来，令二人觉得十分舒适。

天边的晚霞中露出了一抹葱绿，狄公一行驾着车马出了南门，远处林木外有白光在闪烁，水流湍急，发出如骏马浩浩荡荡



奔腾的声音。一路每隔三里便是一个码头。码头上灯火通明、人头攒动，数十顶凉轿连成一队。只见排场十分盛大，喝道而来，顿时音乐声起，响彻云霄。韩咏南率众人在趸船前已恭候多时了。

韩咏南何许人也？他就是这汉源首富，四十来岁的模样，相貌端庄、骨骼雄武。因祖上曾立军功，承袭过前职。后因行事奢放，藐视斯文而被削职。好在万贯家私毫发无损，他颇孚人望，乃是公推宦绅之首户。现如今闲居在一幢祖传的古老宅邸里，过得好不逍遥自在。今夜这宴席正是韩咏南做东，宴请狄公及汉源各界有识之士。

狄公走下轿来，欢迎仪式极其盛大。只听得震天的三声花炮，天上顿时闪现出彩星。一条条花艇五彩斑斓，缓缓驰近。狄公、韩咏南先被众人迎上花艇。

韩咏南走向狄公，向他一一介绍着今夜的宾客。康伯年——汉源丝绸呢绒行业做得最大的大掌柜，现在经营着“彩九纶”，五十多岁，身材干瘦、微微驼背，脸上挂着谦卑的笑。康伯年的孪生弟弟康仲达则是另一番模样，踌躇满志，自鸣得意。王玉珏——汉源金市掌柜，经营了几家柜坊，也是个阔爷，家境殷实。脸如满月，目如远星，生得十分富态。客居汉源的富商刘飞波——额头方正，躯骨魁伟，身姿飒爽，好似有一种傲视万物的气质。他在汉源有一处华丽的巨宅，与韩咏南员外的宅邸为邻。



背着手最末走来的是金银市行董彭玉洪和经营玉器古董铺的苏义成掌柜。众人上船后，装饰华丽的船缓缓调头，慢慢荡向了南门湖湖心深处。

韩咏南见众人均谦虚礼让，轩厅坐定，拍了拍手，役工便鱼贯把菜肴送上桌。一时餐桌上水陆八珍、佳果珍馐，丰盛异常。韩咏南亲自斟满酒盅，退回席间，举盅敬向众人道：“值此良宵，在下借此美景聊备水酒，恭请县上狄老爷同诸位相公来此美地少酌几杯。稍息还将有歌舞美人来此侑酒助兴。承蒙众位捧场，今夜务必尽情享此良辰美景之欢，定不负湖上明月、人间美景。”说罢起身向狄公敬酒，“狄老爷，您乃民之父母，日理万机之余枉驾就席，韩某在此替众位乡贤谢过狄公了。”

狄公起身，拱手谢道：“下官忝为知府县令，与诸位贤达今日才得首次叙晤，十分惭愧。下官平日不善饮，但值此胜会，岂可败众位之兴？”说罢饮了一大口美酒，顿时觉得酣畅淋漓，满口生香。

“下官听闻梁公前些日子在这汉源县挑选了一处清静宝地消娱晚景，一直不曾前去拜谒崇阶，聆听教诲，甚觉愧疚。”

狄公的怪异言论使宴席上的诸位都心下一惊，放眼望去却不见安度晚年的梁大器。这梁大器原是前朝廷显宦，龙朔年间曾任太常伯，家境十分显赫。后任尚书省的右仆射致仕，自此销声匿迹。昨天夜里洪参军前去查阅衙册，竟发现梁大器在卸任



后一直隐居在这风景秀丽的汉源城里。

韩咏南停顿了一下，微微一惊，心里纳闷为何狄公忽然就想起了梁大器。今夜设这等私宴，本是一时兴起，杯酒增欢，更有繁管与急弦，歌妓四旋，与他梁大器有何干？况且说那梁大器已过了耄耋之年，早已不问人事了。

“回狄老爷，那梁老相公已经年近九旬，虽说不曾有什么大病，但是行动不甚方便。近半年来他更是顛预，神志也已大不清楚了。唉……这个，狄老爷您最好问一问刘飞波先生，他们的宅院相邻，故时常相见。”

狄公抬眼看去，果然看见刘飞波正坐在长桌的一边，自顾自地喝酒，旁若无人，全然没听见这韩咏南刚才的一番言语。

“看眼前这位刘先生，虽然是商人，却是一副官宦的姿态。”狄公暗自喝彩道。

韩咏南道：“狄老爷您有所不知，刘先生向来也是个时运不济之人，三次赴试却均不第。自以为是鲤鱼，却迟迟跃不过龙门，真是枉屈了他这满腹经纶。于是他一怒之下，弃笔从商。谁知他与这文曲星虽不投合，赵公明却格外着意眷宠他。他生意兴隆，愈做愈大，行迹几遍秦、晋、鲁、齐、荆、襄、湖、广、吴越、八闽。他的见识愈来愈广富，又时常仗义疏财，交游之人遍及天下。老爷，您可千万不能轻觑了他。”

狄公听得很是明白，心中有了算盘，忙斟了杯美酒走过去，



敬给刘飞波一盅。岂料座中的康仲达早已手举大觥，高声喧道：“恭喜刘先生才新当岳翁，又喜添半子，这理应多饮一盅才是啊。”

众人均拍手称是，纷纷举起手中的酒盅，可那刘飞波却淡然一笑，并没有站起。

韩咏南前去在狄公耳边解释道：“昨日乃是刘先生女儿月娥的出闺大礼，女婿正是江幼璧秀才，是江文璋博士的公子。那江文璋乃是原先的县学博士，只是早早辞了庠校教职，幽居在家，平时也只是教授几个孩童读书，聊以自娱。今夜的宴席在下本是请了江老夫子来赴席，可这老先生只怕是昨夜又贪杯了，恐怕至今还未醒哩。”

一个家童上前去在韩咏南的耳边悄声禀报了几句。韩咏南微微点点头，又一拍手。四个青衣便应声前来，将轩厅两旁的湘妃帘卷了起来，四周的铜狻猊便整齐地吐出了浓烈的烟雾。

花艇早就停在了湖心，四周苍碧的山间飘散着几条美丽的余霞，久久不灭。一轮满月早早地当空挂出，远近有几点明星摇曳闪烁。众人齐声喝彩，不由得都站起身，到两边窗棂观赏。

役工们趁此机会撤下残席，换过新饌。一时餐桌上又见珍肴迭出，异味纷错。只见那韩咏南又是一拍手，轩厅里的水晶珠帘便被揭开，四名妖艳的舞妓鱼贯而入。一个个头戴珠翠，身姿招展。



众人纷纷入席，四名舞妓先是插烛般对众人依次叩头，然后又提起酒壶，给诸位逐一敬酒助兴。

韩咏南委派了一位名叫杏花的女子侍候狄公。狄公见杏花笑靥如花，体似琢玉，身材窈窕。可再细觑时，又是蹙眉似春山，眼波如秋水，似有云恨雨愁，好像怀着满腔心事，不同于那三个般妖娆。

杏花赶紧为狄公斟上了一盅美酒，恭敬地呈给狄公。狄公见她这般便询问起她的年纪，答曰一十九岁。又问其籍贯，答曰本地人氏。

狄公笑道：“听姑娘这口音，应该是晋中之人吧。”

杏花十分惊讶地抬头望了狄公一眼，不做声。

“本县就是晋中的太原府人，故听见你口音甚是稔熟，想来或许是同乡。”狄公脸色大悦。

杏花过了半晌才点了点头，又有些许疑惧地望向狄公。

“禀狄老爷，小女子确实是晋州的平阳郡人。刚才多有欺瞒，万望大人宽宥。小女子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果然是同乡”，狄公笑道，心中不由得诧异起来。为何一个天姿国色的美少女竟独身前来异乡，操持着这等生计？实在可怜。遂与杏花攀谈起晋中的风物掌故、名胜古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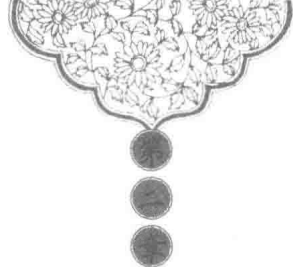
只见韩咏南正与一个名叫白莲花的漂亮舞妓行酒令、猜诗谜，玩儿得好不热闹。这白莲花聪明灵巧，令词可谓层出不穷、



变化无端。韩咏南虽说也读过不少古诗，竟一时搜罗不来，口舌支吾，只能一味认输，已然是被灌醉的模样，摇摇晃晃、站立不稳。

白莲花吃吃地笑个不停，一手擎着酒杯，转身去轩厅外面讨了杯酒来，还想着罚韩咏南，却看见韩咏南不胜酒力，已经伏在桌上，再不能饮了。

狄公看见韩咏南正伏桌上打盹，心中不乐。只见杏花转过身去，瞥了眼熟睡的韩咏南，小声道：“老爷，这城里好像正在策划着一桩十分危险的阴谋，过后我再与您仔细说来。”



狄公听罢觉得亲切，待要再问，便只见杏花已俯身将韩咏南扶起，一面娇笑着唤了白莲花前来帮忙。

“老爷，您可会弈棋吗？”杏花的声音从背后急促地传来，但他却听得异常清晰。

狄公微微一愣，正欲作答，却见白莲花已应声绕过桌角，退到一边，不做声。

白莲花笑盈盈地搁下酒杯，颤巍巍地伸出一条纤细的臂膊来，与杏花一起架起韩咏南。韩咏南醉眼迷离，将酒涎用衣袖抹去，摇晃着站了起来，双手搂着杏花的腰身，乞道：“杏花，你给我们跳个舞吧。”

杏花微微一笑，欣然应允，旋即从韩咏南怀中抽身出来，理了理发簪。轩厅挂起了水晶珠帘，内厅的地上早已铺起一片猩红的毡毯。一声檀板，两边动听的丝竹之声响起。一时间弦管



交响，悦耳醉人。

杏花莲步轻挪，翩翩起舞。虽仅用一支玉笛伴奏，音乐却清远悠扬。远远望去，杏花嫣然巧笑，似三春桃李；舞态自若，身姿如风中柔条。渐渐地，杏花的额丝汗润，两鬓微湿，肤若凝脂，霞飞两颊。

狄公不觉击节叹赞。片刻又觉有异，转念想这花前月下，舞榭歌台，岂会孕有异象？杏花刚才说的两句话到底是真是假？这汉源城里难道早有阴谋，如今端倪已露，或是杏花一人知其虚实？看她刚才躲躲闪闪的模样，似乎是怕被席间的歹人看破，故才卖弄姿态，迷惑于人。难道在这席间竟也有卷入危险阴谋之人？倘若真有此人，又会是谁？这凶情又到底是什么？是杀人，放火，抢劫？狄公只觉得心中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只眼巴巴盼望着这宴席尽早散去，好听杏花诉说虚实。此时的狄公好像一尊泥塑木雕，六神无主、魂不守舍。

忽然，繁管与那急弦齐作，舞曲变得磅礴了起来，雄阔壮烈。杏花也开始如狂风急雨般旋转跳跃，好似是一团团霓霞闪烁明灭，一簇簇如仙葩般摇曳舒展。忽地听得一声嘹亮的中天鹤唳，音乐声戛然而止。杏花便笑吟吟地向众人叩谢，退出轩厅，转身去往后厢卸装。

狄公也恍惚醒来，随着众人一起鼓掌喝彩。只见韩咏南又站起身，拱手道：“幸得众位捧场，以毕余兴。”神色显得十分



清爽。

此时筵宴也接近尾声，人人都好似有了几分醉意，便免不得纷纷低声闲聊了起来。有的去窗棂下围坐赏月，有的便去了轩厅外散步醒酒。

这边康氏两兄弟却因言语起了冲突。

只听康伯年愤怒地叫道：“万一帆可不是个善类，贷借了巨额银票给他，只恐怕会本利俱失。”

康仲达道：“怎能听信这酒楼茶坊间的闲言？人家那边可都信誓旦旦地跟我保证过会如期还款。”

“你拿着我的钱银，前去冒这等风险，万一……”康伯年看见刘飞波过来劝解，便不再言语了。

“你这个吝啬鬼！父母家的财产被你占去了大半，竟还厚颜称是你的钱银。”康仲达火了。

刘飞波劝道：“你们二人，岂可为这区区钱银之事兄弟阋墙，还是在狄县令面前，让狄公见笑了。往后外人该如何看吾等汉源之人。”

狄公走了过来，笑道：“刘先生此言甚是。刘先生，本县此时还有一事想要求教于你哩。”

刘飞波唯诺道：“县令直言便是。”

“听闻刘先生的宅邸与梁老宗伯宅院毗邻，想来你们能够经常见面了。”



刘飞波恭敬地答曰：“狄县令所言甚是，畴昔倒是常常觐面。两家宅院本是耳门相通，进出也甚是方便。近些日来，梁老相公就变得有些许懵懂，言语也渐渐变得语无伦次起来，前言已经搭不上后语。有时竟连我也都不记得了，问了好几遍姓名。因此，也就很少走动了。”

此时，彭玉琪、王玉珏两人也凑了过来，跟狄公寒暄了几句，转身便与刘飞波谈论起生意来。狄公自觉没趣，见韩咏南正和白莲花有说有笑，便问：“杏花怎么还不回来？”

韩咏南依旧有三分酒意，说道：“她们这些个狐媚子涂脂抹粉的可用心了，哪管得你等得多火急。”

狄公十分不悦。只见满座的宾客都在纷纷赞赏刚上的一道菜——清蒸新荷鲂，只见白莲花和那几名舞妓正在搔首弄姿，辗转侍应。

狄公随即吩咐了白莲花前去轩厅外后厢的梳妆间请杏花过来。

韩咏南偷偷狡黠地笑道：“万万没想到，狄老爷竟如此垂怜咱们杏花，一味地放不下她。今夜的酒水兀自得品出味道来了。”

须臾，白莲花返回轩厅前来禀告，杏花并不在梳妆间，她一路回来也未曾遇见杏花。

狄公黯然，起身便低声地对韩咏南道：“下官去去便回。这